資治通鑑/卷25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五十四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

► 卷二百五十六

起玄黓攝提格五月，盡閼逢執徐五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55卷

【唐紀七十一】 起玄黓攝提格五月，盡閼逢執徐五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中之下中和二年〈壬寅，西元八八二年〉

五月，以湖南觀察使閔勖權充鎮南節度使。勖屢求於湖南建節，朝廷恐諸道觀察使效之，不許。先是，王仙芝寇掠江西，高安人鍾傳聚蠻獠，依山爲堡，眾至萬人。仙芝陷撫州而不能守，傳入據之，詔即以爲刺史。至是，又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，據洪州。朝廷以勖本江西牙將，故復置鎮南軍，使勖領之。若傳不受代，令勖因而討之。勖知朝廷意欲斗二盜使相斃，辭不行。

加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侍中，罷其鹽鐵轉運使。駢既失兵柄，又解利權，攘袂大詬，遣其幕僚顧雲草表自訴，言辭不遜，其略曰：「是陛下不用微臣，固非微臣有負陛下。」又曰：「奸臣未悟，陛下猶迷，不思宗廟之焚燒，不痛園陵之開毀。」又曰：「王鐸僨軍之將，崔安潛在蜀貪黷，豈二儒士能戢強兵！」又曰：「今之所用，上至帥臣，下及裨將，以臣所料，悉可坐擒。」又曰：「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，千古留刮席之恥。臣但慮寇生東土，劉氏復興，即軹道之災，豈獨往日！」又曰：「今賢才在野，憸人滿朝，致

陛下爲亡國之君，此子等計將安出！」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，其略曰：「綰利則牢盆在手，主兵則都統當權，直至京北、京西神策諸鎮，悉在指揮之下，可知董制之權。而又貴作司徒，榮爲太尉。以爲不用，如何爲用乎？」又曰：「朕緣久付卿兵柄，不能翦蕩元兇，自天長漏網過淮，不出一兵襲逐，奄殘京國，首尾三年。廣陵之師，未離封部，忠臣積望，勇士興譏，所以擢用元臣，誅夷臣寇。」又曰：「從來倚仗之意，一旦控告無門，凝睇東南，惟增淒惻！」又曰：「謝玄破苻堅於淝水，裴度平元濟於淮西，未必儒臣不如武將。」又曰：「宗廟焚燒，園陵開毀，龜玉毀櫝，誰之過歟！」又曰：「『奸臣未悟』之言，何人肯認！『陛下猶迷』之語，朕不敢當！」又曰：「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，安能坐擒諸將！」又曰：「卿雲劉氏復興，不知誰爲魁首？比朕於劉玄、子嬰，何太誣罔！」又曰：「況天步未傾，皇綱尚整，三靈不昧，百度俱存，君臣之禮儀，上下之名分，所宜遵守，未可墮陵。朕雖沖人，安得輕侮！」駢臣節既虧，自是貢賦遂絕。

以天平留後曹存實爲節度使。

黃巢攻興平，興平諸軍退屯奉天。

加河陽節度使諸葛爽同平章事。

六月，以涇原留後張鈞爲節度使。

荊南節度使段彥謨與監軍朱敬玫相惡，敬玫別選壯士三千人，號忠勇軍，自將之。彥謨謀殺敬玫；己亥，敬玫先帥眾攻彥謨，殺之，以少尹李燧爲留後。

蜀人羅渾擎、句胡僧、羅夫子各聚眾數千人以應阡能，楊行遷等與之戰，數不利，求益兵。府中兵盡，陳敬瑄悉搜倉庫門庭之卒以給之。是月，大戰於乾溪，官軍大敗。行遷等恐無功獲罪，多執村民爲俘送府，日數十百人。敬瑄不問，悉斬之。其中亦有老弱及婦女，觀者或問之，皆曰：「我方治田績麻，官軍忽入村，系虜以來，竟不知何罪！」

秋，七月，己巳，以鍾傳爲江西觀察使，從高駢之請也。傳既去撫州，南城人危全諷復據之，又遣其弟仔倡據信州。

尚讓攻宜君寨，會大雪盈尺，賊凍死者什二三。

蜀人韓求聚眾數千人應阡能。

鎮海節度使周寶奏高駢承製以賊帥孫端爲宣歙觀察使。詔寶與宣歙觀察使裴虔餘發兵拒之。

南詔上書請早降公主，詔報以方議禮議。以保大留後東方逵爲節度使，充京城東面行營招討使。

閏月，加魏博節度使韓簡兼侍中。

八月，以兵部侍郎、判度支鄭紹業同平章使，兼荊南節度使。

漸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漢宥及馬步軍都虞候辛約，將兵二萬營於西陵，謀兼併浙西，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馬使錢鏐拒之。壬子，鏐乘霧夜濟江，襲其營，大破之，所殺殆盡，漢宥、辛約皆走。

魏博節度使韓簡亦有兼併之志，自將兵三萬攻河陽，敗諸葛爽於脩武；爽棄城走，簡留兵戍之，因掠邢、洺而還。

李國昌自達靼帥其族遷於代州。

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屢請益兵以扞河中，知右軍事孟楷抑之，不報。溫見巢兵勢日蹙，知其將亡，親將胡真、謝瞳勸溫歸國。九月，丙戌，溫殺其監軍嚴實，舉州降王重榮。溫以舅事重榮，王鐸承製以溫爲同華節度使，使瞳奉表詣行在。瞳，福州人也。李詳以重榮待溫厚，亦欲歸之，爲監軍所告。黃巢殺之，以其弟思鄴爲華州刺史。

桂州軍亂，逐節度使張從訓，以前容管經略使崔焯爲嶺南西道節度使。

平盧大將王敬武逐節度使安師儒，自爲留後。

初，朝廷以龐勳降將湯群爲嵐州刺史，群潛通沙陀，朝廷疑之，徙群懷州刺史，鄭從讜遣使繼告身授之。冬，十月，庚子朔，群殺使者，據城叛，附於沙陀。壬寅，從讜遣馬

步都虞候張彥球將兵討之。

賊帥韓秀升、屈行從起兵，斷峽江路。癸丑，陳敬瑄遣押牙莊夢蝶將二千人討之，又遣押牙胡弘略將千人繼之。

韓簡復引兵擊鄆州，節度使曹存實逆戰，敗死。天平都將下邑朱瑄收餘眾，嬰城拒守，簡攻之不下。詔以瑄權知天平留後。以朱溫爲右金吾大將軍、河中行營招討副使，賜名全忠。

李克用雖累表請降，而據忻、代州，數侵掠並、汾，爭樓煩監。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爲婚姻，詔處存諭克用：「若誠心款附，宜且歸朔州俟朝命。若暴橫如故，當與河東、大同軍共討之。」

以平盧大將王敬武爲留後。時諸道兵皆會關中討黃巢，獨平盧不至，王鐸遣都統判官、諫議大夫張濬往説之。敬武已受黃巢官爵，不出迎，濬見敬武，責之曰：「公爲天子藩臣，侮慢詔使，不能事上，何以使下！」敬武愕然，謝之。既宣詔，將士皆不應，濬徐諭之曰：「人生當先曉逆順，次知利害。黃巢，前日販鹽虜耳，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，果何利哉！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，而淄青獨不至。一旦賊平，天子返正，公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！不亟往分功名、取富貴，後悔無及矣！」將士皆改容引咎，顧謂敬武曰：「諫議之言是也。」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。

劉漢宏又遣登高鎮將王鎮將兵七萬屯西陵，錢鏐復夜濟江襲擊，大破之，斬獲萬計，得漢宏補諸將官偽敕二百餘通。鎮奔諸暨。

黃巢兵勢尚強，王重榮患之，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：「臣賊則負國，討賊則力不足，奈何？」復光曰：「雁門李僕射，驍勇，有強兵，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，彼亦有徇國之志。所以不至者，以與河東結隙耳。誠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，必來，來則賊不足平矣！」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爲然。時王鐸在河中，乃以墨敕召李克用，諭鄭從讜。十一月，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、石路趣河中，不敢入太原境，獨與數百騎過晉陽城下與從讜別，從讜以名馬、器幣贈之。

李詳舊卒共逐黃思鄴，推華陰鎮使王遇爲主，以華州降於王重榮，王鐸承製以遇爲刺史。

阡能黨愈熾，侵淫入蜀州境。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，以押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，將兵五百人往代之。未發前一日，有鬻面者，自旦至午，出入營中數四，邏者疑之，執而訊之，果阡能之諜也。仁厚命釋縛，溫言問之，對曰：「某村民，阡能囚其父母妻子於獄，云『汝詗事歸，得實則免汝家；不然，盡死！』某非願爾也。」仁厚曰：「誠知汝如是，我何忍殺汝！今縱汝歸，救汝父母妻子，但語阡能云：『高尚書來日發，所將止五百人，無多兵也。』然我活汝一家，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：『僕射愍汝曹皆良人，爲賊所制，情非得已。尚書欲拯救湔洗汝曹，尚書來，汝曹各投兵迎降。尚書當使人書汝背爲「歸順」字，遣汝復舊業。所欲誅者，阡能、羅渾擎、句胡僧、羅夫子、韓求五人耳，必不使橫及百姓也。』」諜曰：「此皆百姓心上事，尚書盡知而赦之，其誰不舞躍聽命！一口傳百，百傳千，川騰海沸，不可遏也。比尚書之至，百姓必盡奔赴如嬰兒之見慈母，阡能孤居，立成擒矣！」遂遣之。明日，仁厚引兵發，至雙流，把截使白文現出迎。仁厚周視塹柵，怒曰：「阡能役夫，其眾皆耕民耳，竭一府之兵，歲餘不能擒，今觀塹柵重複牢密如此，宜其可認安眠飽食，養寇邀功也！」命引出斬之。監軍力救，久之，乃得免。命悉平塹柵，才留五百兵守之，餘兵悉以自隨，又召諸寨兵，相繼皆集。阡能聞仁厚將至，遣羅渾擎立五寨於雙流之西，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。仁厚詗知，引兵圍之，下令勿殺，遣人釋戎服賊中告諭，如昨日所以語諜者。賊大喜，呼噪，爭棄甲投兵請降，拜如摧山。仁厚悉撫諭，書其背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，寨中餘眾爭出降。渾擎狼狽逾塹走，其眾執以詣仁厚，仁厚曰：「此愚夫，不足與語。」械以送府。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，惟留旗幟，所降凡四千人。明旦，仁厚謂降者曰：「始欲即遣汝歸，而前塗諸寨百姓未知吾心，或有憂疑，藉汝曹爲我前行，過穿口、新津寨下，示以背字告諭之，比至延貢，可歸矣。」乃取渾擎旗倒系之，每五十人爲隊，授以一旗，使前走，揚旗疾呼曰：「羅渾擎已生擒，送使府，大軍行至。汝曹居寨中者，速如我出降，立得爲良人，無事矣！」至穿口，句胡僧置十一寨，寨中人爭出降。胡僧大驚，拔劍遏之，眾投瓦石擊之，共擒以獻仁厚，其眾五千餘皆降。又明旦，焚寨，使降者執旗先驅，一如雙流。至新津，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。求自投深塹，其眾鉤出之，已死，斬首以獻。將士欲焚寨，仁厚止之曰：「降人皆未食。」使先運出資糧，然後焚之。新降者競炊爨，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，語笑歌吹，終夜不絕。明日，仁厚縱雙流，穿口降者先歸，使新津降者執旗前驅，且曰：「入邛州境，亦可散歸矣。」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，其眾前夕望新津火光，已不眠矣。及新津人至，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，其眾皆降。明日，羅夫子至阡能寨，與之謀悉眾決戰。計未定，日向暮，延貢降者至，阡能、羅夫子走馬巡寨，欲出兵，眾皆不應。仁厚引兵連夜逼之，明旦，諸寨知大軍已近，呼噪爭出，執阡能，阡能窘急赴井，爲眾所擒，不死；又執羅夫子，羅夫子自剄。眾挈羅夫子首，縛阡能，驅之前迎官，見仁厚，擁馬首大呼泣拜曰：「百姓負冤日久，無所控訴。自諜者還，百

姓引領，度頃刻如期年。今遇尚書，如出九泉睹白日，已死而復生矣！」歡呼不可止。賊寨在他所者，分遣諸將往降之。仁厚出軍凡六日，五賊皆平。每下縣鎮，輒補鎮遏使，使安集戶口。於是陳敬瑄梟韓求、羅夫子首於市，釘阡能、羅渾擊、句胡僧於城西，七日而C061之。阡能孔目官張榮，本安仁進士，屢舉不中第，歸於阡能，爲之謀主，爲草書檄；阡能敗，以詩啟求哀於仁厚，仁厚送府，釘於馬市。自餘不戮一人。

十二月，以仁厚爲眉州防禦使。

陳敬瑄榜邛州，凡阡能等親黨皆不問。未幾，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三十五人繫獄，請准法。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，對曰：「公已有榜，令勿問，而刺史復捕之，此必有故。今若殺之，豈惟使明公失大信，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！」敬瑄從之，遣押牙牛暈往，集眾於州門，破械而釋之，因詢其所以然。果行全有良田，刺史欲買之，不與，故恨之。敬瑄召刺史，將按其罪，刺史以憂死。他日，行全聞其家由唐溪以免，密餉溪蝕箔金百兩。溪怒曰：「此乃太師仁明，何預吾事，汝乃懷禍相餉乎！」還其金，斥逐使去。河東節度使鄭從讜奏克嵐州，執湯群，斬之。

以忻、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爲雁門節度使。

初，朝廷以鄭紹業爲荊南節度使，時段彥謨方據荊南，紹業憚之，逾半歲，乃至鎮。上幸蜀，召紹業還，以彥謨爲節度使。彥謨爲朱敬玫所殺，復以紹業爲節度使。紹業畏敬玫，逗遛不進，軍中久無帥，至是，敬玫署押牙陳儒知府事。儒，江陵人也。

加奉天節度使齊克儉、河中節度使王重榮並同平章事。

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，遣從父弟克修先將兵五百濟河嘗賊。初，克用弟克讓爲南山寺僧所殺，其僕渾進通歸於黃巢。自高潯之敗，諸軍皆畏賊，莫敢進。及克用軍至，賊憚之，曰：「鴉軍至矣，當避其鋒。」克用軍皆衣黑，故謂之鴉軍。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，遣使繼詔書及重賂，因渾進通詣克用以求和。克用殺僧，哭克讓，受其賂以分諸將，焚其詔書，歸其使者，引兵自夏陽渡河，軍於同州。

孟方立既殺成麟，引兵歸邢州，潞人請監軍呉全勗知留後。是歲，王鐸墨制以方立知邢州事，方立不受，囚全勗；與鐸書，願得儒臣鎮潞州，鐸以鄭昌圖知昭義軍事。既而朝廷以右僕射、租庸使王徽同平章事，充昭義節度使，徽以車駕播遷，中原方擾，方立專

據山東邢、洺、磁三州，度朝廷力未能制，辭不行，請且委昌圖。詔以徽爲大明宮留守、京畿安撫制置修奉園陵使。昌圖至潞州，不三月而去，方立遂遷昭義軍於邢州，自稱留後，表其將李殷銳爲潞州刺史。

和州刺史秦彥使其子將兵數千襲宣州，逐觀察使竇滈而代之。

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中之下中和三年〈癸卯，西元八八三年〉

春，正月，李克用將李存貞敗黃揆於沙苑；己巳，克用進屯沙苑。揆，巢之弟也。王鐸承製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，以楊復光爲東面都統監軍使，陳景思爲北面都統監軍使。乙亥，制以中書令、充諸道行營都統王鐸爲義成節度使，令赴鎮。田令孜欲歸重北司，稱鐸討黃巢久無功，卒用楊復光策，召沙陀而破之，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。又以副都統崔安潛爲東都留守，以都都監西門思恭爲右神策中尉，充諸道租庸兼催促諸道進軍等使。令孜自以建議幸蜀、收傳國寶、列聖真容、散家財犒軍爲己功，令宰相籓鎮共請加賞，上以令孜爲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。

成德節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死，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鎔知留後事，時鎔生十年矣。

以天平留後朱瑄爲節度使。

二月，壬子，李克用進軍乾干坑，與河中、易定、忠武軍合。尚讓等將十五萬眾屯於梁田陂，明日，大戰，自午至晡，賊眾大敗，俘斬數萬，伏屍三十里。巢將王璠、黃揆襲華州，據之，王遇亡去。

初，光州刺史李罕之爲秦宗權所攻，棄州奔項城，帥餘眾歸諸葛爽，爽以爲懷州刺史。韓簡攻鄆州，半年，不能下。爽復襲取河陽，朱瑄請和，簡乃捨之，引兵襲河陽。爽遣罕之逆戰於武陟，魏軍大敗而還。大將澶州刺史樂行達先歸，據魏州，軍中共立行達爲留後，簡爲部下所殺。己未，以行達爲魏博留後。

甲子，李克用進圍華州，黃思鄴、黃揆嬰城固守。克用分騎屯渭北。

以王鎔爲成德留後。

以鄭紹業爲太子賓客、分司，以陳儒爲荊南留後。

峽路招討指揮使莊夢蝶韓秀升、屈行從所敗，退保忠州，應援使胡弘略戰亦不利。江、淮貢賦皆爲賊所阻，百官無俸。雲安、淯井路不通，民間乏鹽。陳敬瑄奏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爲西川行軍司馬，將三千兵討之。

加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同平章事。

黃巢兵數敗，食復盡，陰爲遁計，發兵三萬扼藍田道。三月，壬申，遣尚讓將兵救華州。李克用、王重榮引兵逆戰於零口，破之。克用進軍渭橋，騎軍在渭北，克用每夜令其將薛志勤、康君立潛入長安，燔積聚，斬虜而還，賊中大驚。

以淮南押牙合肥楊行愍爲廬州刺史。行愍本廬州牙將，勇敢，屢有戰功，都將忌之，白刺史郎幼復遣使出戍於外。行愍過辭，都將以甘言悅之，問其所須，行愍曰：「正須汝頭耳！」遂起斬之，並將諸營，自稱八營都知兵馬使。幼復不能制，薦於高駢，請以自代。駢以行愍爲淮南押牙，知廬州事，朝廷因而命之。行愍聞州人王勔賢，召，欲用之，固徉。問其子弟，曰：「子潛，好學慎密，可任以事；弟子稔，有氣節，可爲將。」行愍召潛置門下，以稔及定遠人季章爲騎將。初，呂用之因左驍雄軍使俞公楚得見高駢。用之橫甚，或以咎公楚，公楚數戒用之少自斂，毋相累，用之銜之。右驍雄軍使姚歸禮氣直敢言，尤疾用之所爲，時面數其罪，常欲手刃之。癸未夜，用之與其黨會倡家，歸禮潛遣人熱其室，殺貌類者數人，用之易服得免。明旦，窮治其事，獲縱火者，皆驍雄之卒。用之於是日夜譖二將於駢。未幾，駢使二將將驍雄卒三千襲賊於慎縣，用之密以語楊行愍云：「公楚、歸禮欲襲廬州。」行愍發兵掩之，二將不爲備，舉軍盡殪，以二將謀亂告駢。駢不知用之謀，厚賞行愍。

己丑，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，俟克復長安，令赴鎮。

癸巳，李克用等拔華州，黃揆棄城走。劉漢宏分兵屯黃嶺、巖下、貞女三鎮，錢鏐將八都兵自富春擊之，破黃嶺，擒巖下鎮將史弁、貞女鎮將楊元宗。漢安以精兵屯諸暨，鏐又擊破之，漢宏走。

莊夢蝶與韓秀升、屈行從戰，又敗。其敗兵紛紜還走，所在慰諭，不可遏。遇高仁厚於路，叱之，即止。仁厚斬都虞候一人，更令修婓部伍。乃召耆老，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

所據，喜曰：「賊精兵盡在舟中，使老弱守寨，資糧皆在寨中，此所謂重戰輕防，其敗必矣！」乃揚兵江上，爲欲涉之狀。賊晝夜御備，遣兵挑戰，仁厚不與交兵，潛發勇士千人執兵負稿，夜，由間道攻其寨，且焚之。賊望見，分兵往救之不及，資糧蕩盡，眾心已搖。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，相繼皆沉，賊往來惶惑，不能相救，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，且招之，賊眾皆降。秀升、行從見眾潰，揮劍亂斫，欲止之。眾愈怒，共執二人詣仁厚，仁厚詰之曰：「何故反？」秀長曰：「自大中皇帝晏駕，天下無復公道，紐解綱絶。今日反者，豈惟秀升！成是敗非，機上之肉，惟所烹醢耳！」仁厚愀然，命善食而械之。夏，四月，庚子，獻於行在，斬之。

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、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，與黃巢軍戰於渭南，一日三戰，皆捷。義成、義武等諸軍繼之，賊眾大奔。甲辰，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，黃巢力戰不勝，焚宮室遁去。賊死及降者甚眾，官軍暴掠，無異於賊，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。巢自藍田入商山，多遺珍寶於路。官軍爭取之，不急追，賊遂逸去。

楊復光遣使告捷，百官入賀。詔留忠武等軍二萬人，委大明宮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從異部分，守衛長安。五月，加朱玫、李克用、東方逵同平章事。升陝州爲節度使，以王重盈爲節度。又建延州爲保塞軍，以保大行軍司馬、延州刺史李孝恭爲節度使。克用時年二十八，於諸將最少，而破黃巢，復長安，功第一，兵勢最強，諸將皆畏之。克用一目微眇，時人謂之「獨眼龍」。

詔以崔璆家貴身顯，爲黃巢相首尾三載，不逃不隱，於所在斬之。

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爲前鋒，擊蔡州，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。賊進攻其城，宗權遂稱臣於巢，與之連兵。初，巢在長安，陳州刺史宛丘趙犨謂將佐曰：「巢不死長安，必東走，陳其沖也。且巢素與忠武爲仇，不可不爲之備。」乃完城塹，繕甲兵，積芻粟；六十里之內，民有資糧者，悉徙之入城。多募勇士，使其弟昶翊、子麓林分將之。孟楷既下蔡州，移兵擊陳，軍於項城。犨先示之弱，伺其無備，襲擊之，殺獲殆盡，生擒楷，斬之。巢聞楷死，驚怒，悉眾屯殷水。六月，與秦宗權合兵圍陳州，掘塹五重，百道攻之。陳人大恐，犨諭之曰：「忠武素著義勇，陳州號爲勁兵，況吾家久食陳祿，誓與此州存亡。男子當求生於死中，且徇國而死，不愈於臣賊而生乎！有異議者斬！」數引銳兵開門出擊賊。破之。巢益怒，營於州北，立宮室百司，爲持久之計。時民間無積聚，賊掠人爲糧，生投於碓磴，並骨食之，號給糧之處曰「舂磨寨」。縱兵四掠，自河南、許、汝、唐、鄧、孟、鄭、汴、曹、濮、徐、兗等數十州，鹹被其毒。

初，上蔡人劉謙爲嶺南小校，節度使韋宙奇其器，以兄女妻之。謙擊群盜，屢有功，辛丑，以謙爲封州刺史。

加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同平章事。

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人赴鎮，秋，七月，丁卯，至汴州。時汴、宋荐饑，公私窮竭，內外驕軍難制，外爲大敵所攻，無日不戰，眾心危懼，而全忠勇氣益振。詔以黃巢未平，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。

南詔遣布燮楊奇肱來迎公主。詔陳敬瑄與書，辭以「鑾輿巡幸，儀物未備，俟還京邑，然後出降。」奇肱不從，直前至成都。

李克用自長安引兵還雁門，尋有詔，以克用爲河東節度使，召鄭從讜詣行在。克用乃自東道過榆次，詣雁門省其父。克用尋榜河東，安慰軍民曰：「勿爲舊念，各安家業。」

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。復光慷慨喜忠義，善撫士卒，軍中慟哭累日，八都將鹿晏弘等各以其眾散去。田令孜素畏忌之，聞其卒，甚喜，因擯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爲飛龍使。令孜專權，人莫與之抗，惟復恭數與之爭得失，故令孜惡之，復恭因稱疾歸藍田。

以成德留後王鎔、魏博留後樂行達、天平留後朱瑄爲本道節度使。

司徒、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鄭畋，雖當播越，猶謹法度。田令孜爲判官吳圓求郎官，畋不許；陳敬瑄欲立於宰相之上，畋以故事，使相品秩雖高，皆居真相之下，固爭之；二人乃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：「軍情猜忌，不可令畋扈從過此。」畋亦累表辭位，乃罷爲太子太保，又以其子兵部侍郎凝績爲彭州刺史，使之就養。以兵部尚書判度支裴澈爲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八月，甲辰，李克用至晉陽，詔以前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爲代北節度使，鎮代州。

升湖南爲欽化軍，以觀察使閔勗爲節度使。

九月，如陳敬瑄兼中書令，進爵潁川郡王。

感化節度使時溥營於殷水；加溥東面兵馬都統。

以荊南留後陳儒爲節度使。

昭義節度使孟方立，以潞州地險人勁，屢篡主帥，欲漸弱之，及遷治所於邢州，大將家及富室皆徙山東，潞人不悅。監軍祁審誨因人心不安，使武鄉鎮使安居受潛以蠟丸乞師於李克用，請復軍府於潞州。冬，十月，克用遣其將賀公雅等赴之，爲方立所敗；又遣李克脩擊之，辛亥，取潞州，殺其刺史李殷鋭。是後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，三州之人半爲俘馘，野無稼穡矣。

以宗女爲安化長公主，妻南詔。

劉漢宏將十餘萬眾出西陵，將擊董昌；戊午，錢鏐濟江逆戰，大破之，漢宏易服持鱠刀而遁。己未，漢宏收餘眾四萬又戰，鏐又破之，斬其弟漢容及將辛約。

十一月，甲子朔，秦宗權圍許州。

忠武大將鹿晏弘帥所部自河中南掠襄、鄧、金、洋，所過屠滅，聲雲西赴行在。十二月，至興元，逐節度使牛勖，勖奔龍州西山。晏弘據興元，自稱留後。

感化節度使時溥因食中毒，疑判官李凝古而殺之。凝古父損，爲右散騎常侍，在成都，溥奏凝古與父同謀。田令孜受溥賂，令御史台鞫之。侍卸史王華爲損論冤，令孜矯詔移損下神策獄，華拒而不遣。蕭遘奏：「李凝古行毒，事出暖昧，已爲溥所殺，父損相別數年，聲問不通，安得誣以同謀！溥恃功亂法，陵蔑朝廷，欲殺天子侍臣；若徇其欲，行及臣輩，朝廷何以自立！」由是損得免死，歸田裡。時令孜專權，群臣莫敢迕視，惟遘屢與爭辯，朝廷倚之。

升浙東爲義勝軍，以劉漢宏爲節度使。

趙犨遣人間道求救於鄰道，於是周岌、時溥、朱全忠皆引兵救之。全忠與黃巢之黨戰於鹿邑，敗之，斬首二千餘級，遂引兵入亳州而據之。

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中之下中和四年〈甲辰，西元八八四年〉

春，正月，以鹿晏弘爲興元留後。

賜魏博節度使樂行達名彥禎。

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兄弟權寵之盛，心不能平。敬瑄之遣高仁厚討韓秀升也，語之曰：「成功而還，當奏天子，以東川相賞。」師立聞之，怒曰：「彼此列藩，而遽以我疆土許人，是無天地也！」田令孜恐其爲亂，因其不發兵遏，征師立爲右僕射。

黃巢兵尚強，周岌、時溥、朱全忠不能支，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。二月，克用將蕃、漢兵五萬出天井關，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完，屯兵萬善以拒之。克用乃還兵自陝、河中渡河而東。

楊師立得詔書，怒，不受代，殺官告使及監軍使，舉兵，以討陳敬瑄爲名，大將有諫者輒殺之，進屯涪城，遣其將郝蠲襲綿州，不克。丙午，以陳敬瑄爲西川、東川、山南西道都指揮、招討、安撫、處置等使。三月，甲子，楊師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諸道將吏士庶，數陳敬瑄十罪，自言集本道將士、八州壇丁共十五萬人，長驅問罪。詔削師立官爵，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爲東川留後，將兵五千討之，以西川押牙楊茂言爲行軍副使。

朱全忠擊黃巢瓦子寨，拔之；巢將陝人李唐賓、楚丘王虔裕降於全忠。

婺州人王鎮執刺史黃碣，降於錢鏐。劉漢宏遣其將婁賽殺鎮而代之，浦陽鎮將蔣環召鏐兵共攻婺州，擒賽而還。碣，閩人也。

高駢從子左驍衛大將軍澞，疏呂用之罪狀二十餘幅，密以呈駢，且泣曰：「用之內則假神仙之說，蠱惑尊聽；外則盜節制之權，殘賊百姓；將佐懼死，莫之敢言。歲月浸深，羽翼將成，苟不除之，恐高氏弈代勳庸，一朝掃地矣！」因嗚咽不自勝。駢曰：「汝醉邪！」命扶出。明日，以澞狀示用之，用之曰：「四十郎嘗以空乏見告，未獲遵命，故有此憾。」因出澞手書數幅呈之。駢甚慚，遂禁澞出入；後月餘，以澞知舒州事。群盜陳儒攻舒州，澞求救於廬州。楊行愍力不能救，謀於其將李神福，神福請不用寸刃而逐之。乃多繼旗幟，間道入舒州，頃之，引舒州兵建廬州旗幟而出，指畫地形，若布大陳狀；賊懼，宵遁。神福，洺州人也。久之，群盜吳迴、李本復攻舒州，澞不能守，棄城

走，駢使人就殺之。楊行愍遣其將合肥陶雅、清流張訓等將兵擊吳迴、李本，擒斬之，以雅攝州刺史。秦宗權遣其弟將兵寇廬州，據舒城，楊行愍遣其將合肥田頵擊走之。

前杭州刺史路審中客居黃州，聞鄂州刺史崔紹卒，募兵三千人入據之。武昌牙將杜洪亦逐岳州刺史而代之。

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，趙犨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，雖兵食將盡，而眾心益固。李克用會許、汴、徐、兗之軍於陳州。時尚讓屯太康，夏，四月，癸巳，諸軍進拔太康。黃思鄴屯西華，諸軍復攻之。思鄴走。黃巢聞之懼，退軍故陽裡，陳州圍始解。

朱全忠聞黃巢將至，引軍還大梁。五月，癸亥，大雨，平地三尺，黃巢營爲水所漂，且聞李克用至，遂引兵東北趣汴州，屠尉氏。尚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，至於繁台，宣武將豐人朱珍、南華龐師古擊卻之。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。丙寅，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，戊辰，追及黃巢於中牟北王滿渡，乘其半濟，奮擊，大破之，殺萬餘人，賊遂潰。尚讓帥其眾降時溥，別將臨晉李讜、曲周霍存、甄城葛從周、冤句張歸霸及從弟歸厚帥其眾降朱全忠。巢逾汴而北，己巳，克用追擊之於封丘，又破之。庚午夜，復大雨，賊驚懼東走，克用追之，過胙城、匡城。巢收餘眾近千人，東奔充州。辛未，克用追至冤句，騎能屬者才數百人，晝夜行二百餘里，人馬疲乏，糧盡，乃還汴州，欲裹糧復追之，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，得所掠男女萬人，悉縱遣之。

癸酉，高仁厚屯德陽，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、張士安據鹿頭關以拒之。

甲戌，李克用至汴州，營於城外，朱全忠固請入城，館於上源驛。全忠就置酒、聲樂，饌具皆精豐，禮貌甚恭。克用乘酒使氣，語頗侵之，全忠不平，薄暮，罷酒，從者皆沾醉，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，連車樹柵以塞衢路，發兵圍驛而攻之，呼聲動地。克用醉，不之聞；親兵薛志勤、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鬥，侍者郭景銖滅燭，扶克用匿床下，以水沃其面，徐告以難，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。志勤射汴人，死者數十。須臾，煙火四合，會大雨震電，天地晦冥，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，逾坦突圍，乘電光而行，汴人扼橋，力戰得度，史敬思爲後拒，戰死。克用登尉氏門，縋城得出，監軍陳景思等三百餘人，皆爲汴人所殺。楊彥洪謂全忠曰：「胡人急則乘馬，見乘馬者則射之。」是夕，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，全忠射之，殪。

克用妻劉氏，多智略，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爲變告，劉氏神色不動，立斬之，陰召大將

約束，謀保軍以還。比明，克用至，欲勒兵攻全忠，劉氏曰：「公比爲國討賊，救東諸侯之急，今汴人不道，乃謀害公，自當訴之朝廷。若擅舉兵相攻，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！且彼得以有辭矣。」克用從之，引兵去，但移書責全忠。全忠復書曰：「前夕之變，僕不之知，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爲謀，彥洪既伏其辜，惟公諒察。」

克用養子嗣源，年十七，從克用自上源山，矢石之間，獨無所傷。嗣源本胡人，名邈佶烈，無姓。克用擇軍中驍勇者，多養爲子，名回鶻張政之子曰存信，振武孫重進曰存進，許州王賢曰存賢，安敬思曰存孝，皆冒姓李氏。丙子，克用至許州故寨，求糧於周岌，岌辭以糧乏，乃自陜濟河還晉陽。

鄭君雄、張士安堅壁不出，高仁厚曰：「攻之則彼利我傷，圍之則彼困我逸。」遂列十二寨圍之。丁丑，夜二鼓，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，楊茂言不能御，帥眾棄寨走，其旁數寨見副使走，亦走。東川人並兵南攻中軍，仁厚聞之，大開寨門，設炬火照之，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。賊至，見門開，不敢入，還去。仁厚發伏擊之，東川兵大奔，追至城下，蹙之壕中，斬獲甚眾而還。仁厚念諸棄寨走者，明旦所當誅殺甚多，乃密召孔目官張韶，諭之曰：『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，自以爾意諭之曰：「僕射幸不出寨，皆不知，汝曹速歸，來旦牙參如常，勿憂也。』」韶素名長者，眾信之，至四鼓，皆還寨；惟楊茂言走至張把，乃追及之。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，喜曰：「悉歸矣！」詰旦，諸將牙集，以爲仁厚誠不知也，坐良久，仁厚謂茂言曰：「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，走至張把，有諸？」對曰：「昨夜聞賊攻中軍，左右言僕射已去，遂策馬參隨，既而審其虛，復還寨中。」仁厚曰：「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，將兵討賊，若仁厚先走，副使當叱下馬，行軍法，代總軍事，然後奏聞。今副使既先走，又爲欺罔，理當如何？」茂言拱手曰：「當死。」仁厚曰：「然！」命左右扶下，斬之，諸將股慄。仁厚乃召昨夜所俘虜數十人，釋縛縱歸。君雄等聞之懼，曰：「彼軍法嚴整如是，自今兵不可復出矣！」

庚辰，時溥遣其將李師悅將兵萬人追黃巢。

癸未，高仁厚陳於鹿頭關城下，鄭君雄等悉眾出戰。仁厚設伏於陳後，陽敗走。君雄等追之，伏發，君雄等大敗。是夕，遁歸梓州。陳敬瑄發兵三千以益仁厚軍，進圍梓州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